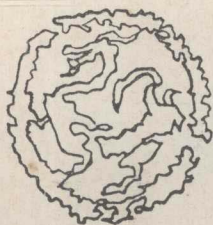


马大康著

生命的沉醉

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

南京出版社



生命的沉醉

——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

马大康 著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9号

生命的沉醉

——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

马大康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印刷制版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4 字数: 230千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7—80560—958—6

I·217 定价: 7.20元

序：

《生命的沉醉》的沉醉

1992年下半年，正是“全民皆商”、“文入下海”喊得最热闹的时候，大康同志从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的温州北上 come 来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访问学者。当时同志们无不诧异，戏问：“人人都争着到南方去发财，你却从发财的地方跑到这里来坐冷板凳，若不是财大气粗，那就是神经有问题？”大康同志既不是财大气粗，也非神经有问题，他是在清贫之中执着地追求一种高尚的事业。虽居霓虹缤纷之地而不迷眼，身处商潮喧嚣之时而矢志不渝。现在，我面前摆着这本誊写得工工整整的专著手稿《生命的沉醉》，我从中看到的是大康同志对《生命的沉醉》的沉醉。

大康同志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关注着当代文学理论前沿的一些重要问题。现象学的观点是他这本书的理论出发点，他又参照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诗学（叙述学）、语言哲学、接受理论、解释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进行了结合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实际的融合重铸工作，他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

大康同志在本书中对文学进行了富于个性特征的独特思考。他对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值得重视。他认为，文学的本性是审美，而审美说到底是欣赏者同对象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主体和对象都实现了“现象学的还原”，主体摆脱了各种现实的束缚，同时也使对象从各种现实关联中抽象出来，悬浮成为自足的对象，于是在自由的主体与自足的对象间展开了最丰富、全面的交往，交往

双方也因此从“主体—对象”的关系转化为“主体—主体”的关系。而这正是审美愉悦的基础，其他诸如爱欲的满足、创造性的发挥，以及对自由、永恒的体验就是莫基于这种“主体—主体”的交往关系上的。在这种自由的审美交往中，主体、对象都充分敞开了，解蔽了。

这本书将语言视为多维存在，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是对话，文学则是独特方式的对话，是“言者—一言者”的对话。这种对话摆脱了语言的线性特点和逻辑束缚，穿透了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使语言成为多维度的存在。文学虚构则从根本上剥夺了语言的指称、陈述功能，使语言成为不以现实为参照的自足的存在；同时，使得语言在日常运用中被指称、陈述所掩盖着的表现功能、塑造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新功能的发掘，强调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强化了语言意义的非自足性。虚构使文学语言成为意义不自足的自足存在，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语言的审美转化。对这些观点可能有的读者会提出异议，但不失是一种有探索精神的见解，提供了一个视角。

本书还论述了审美抽象问题。作者认为，文学虚构使语言成为不参照现实的自足存在，而审美抽象则将欣赏主体和对象从现实关联、现实境况中移置出来，这似乎注定了文学的审美自足性是与功能、作用相对立相排斥的关系。但是，人又毕竟是实践着的整体存在，他可以在审美的当下沉醉于同现实异在的审美世界，却不能最终离开、摆脱现实。因而，文学的审美间离实际上不是废弃对现实的参照，而是“间离的参照”，文学审美性与功能性的联系就寓于“间离的参照”之中，文学功能的独特性也正源于“间离的参照”。此外作者还从文本结构、文学策略、读者接受范式入手，细致阐述文学功能结构和诸功能实现的机制。我认为，大康同志的这些探索是积极的，

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是有意义的。我高兴地看到本书的出版。

我赞赏大康同志踏实、严肃的学风。他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学问，目不旁骛，心无杂尘，专心致志，孜孜以求。不哗众取宠，也不争趋时流；不浮躁狂妄，也不人云亦云。这在当前学术界的氛围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前几年，有不少有才能的年轻人随商潮而去，但也留下了一些执着于文艺理论探索的人。他们淡泊为学，希冀在精神文明的领域有所建树，获得生活的乐趣，这正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希望所在，大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惟愿青年学子学业辉煌。

谨为序。

钱中文

1993年8月

小 引

当选定“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这个题目时，我就让自己陷身于矛盾的夹缝之中了。

审美性和功能性，在许多西方美学家眼中，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似乎是不共戴天的。康德就很强调审美愉悦的非功利性质。在他看来，任何功利性的东西都会败坏趣味判断。莫里兹则认为艺术中美的对立面不是丑，而是功能性。其他诸如施莱格尔、帕特，特别是伍尔德，都把美与有用性相对立。

我国学者没有西方那种学究式的迂腐气，像西方学者那样醉心于理性的思辨推演，而更看重实际。事实是，从文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不断地与功能性、有用性在打交道，审美与功用也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他们从文学现象出发，直观地提出“审美认识”、“审美教育”（不是在席勒所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等等，轻而易举地在文学审美性与功能性之间搭起鹊桥，让两者联姻。应该说，这种从文学实际出发的直观描述是正确的，它既指出了审美性与功能性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又敏锐地发现文学的社会功能区别于日常生活领域中其他对象的功能的独特特征。

然而，直观的描述毕竟不能代替理性思考，它不可能揭示文学的审美本性，以及审美性与功能性相互联系的机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文学功能实现的奥秘及其独特性的根源。在他们轻易地让审美性与功能性联姻的同时，就抛掉了西方美学家那种偏执的思考中所包含的深刻真理了。要真正了解文学，就必须首先研究文学的审美本性；要解开文学功能之谜，了解文学

功能的独特性，仍应该重视西方学者关于审美性与功能性相对立的思考，取其合理内核，并以此为出发点，深入到与功能性相对立的文学审美本性之中去寻找。文学的审美本性就包含着文学功能的全部奥秘。

文学的本性是审美，而审美说到底就是读者、欣赏者同文学对象间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交往。由于文学是虚构的王国，它有着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自身法则，任何现实原则、现实理性、现实目的，在此都将失去其权威性、有效性，于是也就不得不被拒绝、悬置，于是，欣赏主体和对象也就在审美交往的当下实现了现象学的还原：主体摆脱了现实的功利目的、僵化的知性和层层积淀、日渐板结的传统等各种现实束缚，成为自由的主体，同时也使对象从各种现实关联中抽象出来，间离开来，悬浮成为自足的对象，并在自由的主体与自足的对象间展开了最为丰富、全面的交往。交往双方也因此从“主体—对象”的关系转化为“主体—主体”（我—你）关系。这种自由的审美交往正是审美愉悦的基础。其他诸如爱欲的满足、创造性的发挥，以及对自由、永恒的体验正是莫基于这种“主体—主体”的审美交往关系上的。在这种自由的交往中，主体、对象都充分敞开了，解蔽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对话，文学则是独特方式的对话，是“言者—言者”的平等对话。在对话双方相互激发、生成中，语言摆脱了线性局限和逻辑束缚，穿透了意识与无意识的界限而成为向无限延伸的多维存在。文学虚构则从根本上剥夺了语言的指称、陈述功能，因为在虚构的境域中，语言概念与现实对象间的确定关系解体了，指称、陈述不再具有真实意义而成为“伪指称”、“伪陈述”，语言也于是成为不以现实为参照的自足存在。语言不再同现实对象捆绑在一起，并因此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和自由。语言在日常运用

中被指称、陈述所掩盖着的表现能力、塑造能力也终于得到充分发挥。语言潜能的发掘，强调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强化了语言意义的不自足性，使语言成为一个始终需要读者参与、召唤读者对话的不自足的意义空间。当语言存在具有自身独立性的时候，语言本身而非语言所指对象就成为读者专注的焦点了。在读者的参与下，语词与语词、语句与语句相互激发生成，向着一切可能的境域延展。虚构既赋予文学语言存在以自足性，又因此决定了文学语言意义的不自足性，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语言的审美转化。

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语言仅仅视作思想的实现，视作思维的工具、传达的工具。这是极大的误解。语言学、语文学乃至分析哲学，又进一步将原本无限丰富的语言加以阉割，把它压榨成单一、干瘪的概念，一串机械的逻辑程序，僵死的语言等级关系。事实上，语言是一个多维存在。它不仅仅表现对象，也表现自身；不仅表现思想，也表现情感；不仅表现意识，也表现无意识。一方面，语词在长期的运用中，积淀起极其丰富的内容，包括无意识内容；另一方面，在语言的变迁过程中，语词的某些意义或被掩盖，或失落、耗损，而仅仅剩留下模糊朦胧的意味。当语词与语词、语句与语句相撞击、相生发时，语言沉积着的无意识内容和意味也就浮现了。或者说，语言的无意识内容和意味更多地存在于语言空白之中，存在于语言整体所创造的“格式塔质”之中。甚至是语言独特的表达方式本身而非所表达的概念也呈现着人的无意识活动。语言是多维的，蕴蓄浩瀚的，这就决定着人同语言的意向关系是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鬼胎如蛇。”^①这不仅仅在于对它的意义难以作出确定的阐释，更主要的还在于人与语言相互间的关系本

①《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p.239。

身就是千变万化的。虚构则决定着人同语言间审美关系的建立。可以说，虚构、幻想实即植根于原始思维。虚构、幻想归根结蒂是一个关于远古蛮荒时代的梦。

文学虚构废除了语言习惯、语言法则，也清洗了依附寄生于语言习惯、法则上的权势和等级观念。语言自主了。它自由地组合着。它以新的陌生方式对包含着感知习惯、思维习惯的既定秩序造反，同时给世界重新命名。于是，业已被习惯所冻结的、包裹世界的概念硬壳崩坏了，以扭曲的镜象映照出世界的理性的镜子碎裂了，潜伏在语言深层的现实秩序被推翻了。世界被一缕强光所照亮，敞开了自己鲜活的感性存在。语言陌生化唤出了从未现形露面的事物，恢复了世界的真容；而语言空白则呼唤着“不能命名”的存在，使人真正完整地面对世界，与世界展开全面的交往。文学语言为我们构建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充满感性丰富性的审美王国。文学语言自身也成为废除了等级、规则束缚的“语言共和国”。

文学虚构使语言成为不参照现实的自足存在，审美抽象则将审美欣赏主体和对象从现实境况、现实关联中移置出来，这似乎注定了文学的审美性同功能性是相对立、相排斥的。一旦文学、文学欣赏同现实的关联被切断，那末，文学的任何社会功用也就成为空话。但是，人毕竟是实践着的整体，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社会斗争、审美活动等等，都同时交织在人这一整体存在身上。他可能在审美的当下，沉醉于同现实异在的审美世界，却不能最终离开、摆脱现实世界，而且他只能主要地作为一种现实存在而存在着。因而，文学欣赏中的审美间离实际上不是废弃现实参照，而是“间离的参照”。文学的审美欣赏既与现实相分离、相异在，又与现实相联系、相同在，而且还在经间离之后重建了人与现实之间新的更深刻、更全面、更本质的联系。文学审美性与功能性的关联就寓于“间离的参

照”，文学功能的独特性也正源于“间离的参照”。此外，读者与文学间的纯审美关系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文学文本结构、文学策略、读者接受范式、心态，以及接受背景不同，都会引起读者与文学文本意向关系、交往方式的变化，从而导致文学功能的衍生和变化。

至此，原本相对立、相排斥的文学审美性与功能性，终于找到相关联的结合点。至此，我们也就找到了一个出发点，有可能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文学功能结构及其演变，去探索文本诸因素对文学功能结构的影响，探索文学诸功能实现的机制等等。

目 录

序：《生命的沉醉》的沉醉	钱中文 (1)
--------------	---------

小 引	(4)
-----	-----

I. 生命的沉醉

1、文学的审美本性	(3)
-----------	-----

“文学”与“杂草”——艺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去蔽——
文学·审美·对话

2 文学虚构与语言的审美转化	(19)
----------------	------

审美意向与语言审美特性——虚构与文学语言存在的自足性
——虚构与文学语言意义的不自足性

3、原初命名与诗性语言	(37)
-------------	------

混沌初开之际的语言命名——语言离“家”——诗的伊甸园

4、审美抽象与生命的沉醉	(57)
--------------	------

审美抽象的意义界定——审美抽象与审美情感——审美抽象
与生命的沉醉

5、审美愉悦的本源

(75)

日常交往·审美交往——理想的交往抑或理想世界——审美交
往与精神愉悦

Ⅰ. 文学，这个魔方

6、间离的参照·意向性·文学功能

(91)

“间离的参照”与文学功能——意向关系与文学功能——意
向性对象与文学功能

7、陌生化与文学功能结构

(108)

什克洛夫斯基和“陌生化”理论——布莱希特和“间离效
果”——陌生化和文学功能结构——陌生化、距离的相对性
和功能结构的变异性

8、召唤性与文学潜能

(130)

完形结构与召唤性——空白结构与召唤性——否定性结构与
召唤性

9、文本与“寄生文本”

(145)

丰富性寄生文本——指示性寄生文本

10、接受范式与文学功能

(159)

接受范式的建构——接受范式·文学功能·文本结构——接受
范式的悬搁与重建

Ⅲ. 万神殿中的回响

11、虚构与文学的超越性

(181)

虚构与文学认识的超越性——虚构与文学认识方式的独特性
——虚构与文学认识渠道的多样性

12、作家的隐退与文学策略的僭越

(201)

文学与教育——“分享者”、“旁观者”——文学策略与文
学教育功能

13、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

(225)

卢卡契、布莱希特：文艺与政治 马尔库塞：异在世界
——审美：现代乌托邦

14、审美交往与人的发展

(243)

席勒：从“断片”到“完整的人” 交往的二重性 审
美交往与人的发展

15、文学功能系统

(258)

文学功能结构的系统特征——历史视野中功能系统结构的变换

附论：1、在方法论的夹缝中 (272)

2、文学语言研究之我见 (277)

后记 (281)

I. 生 命 的 沉 醉

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唯一可做的选择仍然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这种有益的弄虚作假，这种躲躲闪闪，这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来理解语言，在语言永久革命的光辉灿烂之中来理解语言。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trichevie）称作文学。

——罗兰·巴尔特

审对象不是别的，只是灿烂的感性。规定审美对象的那种形式就表现了感性的圆满性与必然性，同时感性自身带有赋予它以活力的意义，并立即献交出来。

——米盖尔·杜夫海纳

